

张群, 李军. 中国古代都城中“宫”与“苑”空间关系变迁探析 [J]. 风景园林, 2021, 28 (8) : 80-86.

中国古代都城中“宫”与“苑”空间关系变迁探析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Changes Between “Palace” and “Garden” in Ancient Chinese Capital Cities

张群 李军 *
ZHANG Qun, Li Jun*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1)08-0080-07
DOI: 10.14085/j.fjyl.2021.08.0080.07
收稿日期: 2020-09-20
修回日期: 2021-06-12

张群 / 男 /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ZHANG Qun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history and theory,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李军 / 女 / 博士 /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 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规划与设计
通信作者邮箱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osmanthus@163.com

Li Jun, Ph.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urban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摘要: “宫”是古代都城核心,“苑”是人为创设自然,探究两者间的空间关系是研究古代城镇空间组织的重要内容。以时间为脉络,通过图文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互参的方法,对“宫”与“苑”的空间关系进行整体梳理,辨析其变迁特征及原因。提出宫、苑空间关系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1)秦汉时期,“外苑”环绕包围宫城,“近苑”由宫城中独立分离。2)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城内出现独立的“御园”,且初步形成“前宫后苑”的范式。3)隋唐时期,形成宫殿与“御园”、宫城与“近苑”及宫城与“外苑”多个层面的空间交融和合关系。4)宋元明清时期,“外苑”已远离宫城而消失,“近苑”代之而围合宫城,“御园”也渐趋缩小,两者与城市中轴结合更趋紧密。整体而言,宫、苑空间关系变迁是由疏离趋紧密,由外而内,由简单粗略趋精致复合。这种变迁主要是受功能需求、都城形态及礼教秩序思想等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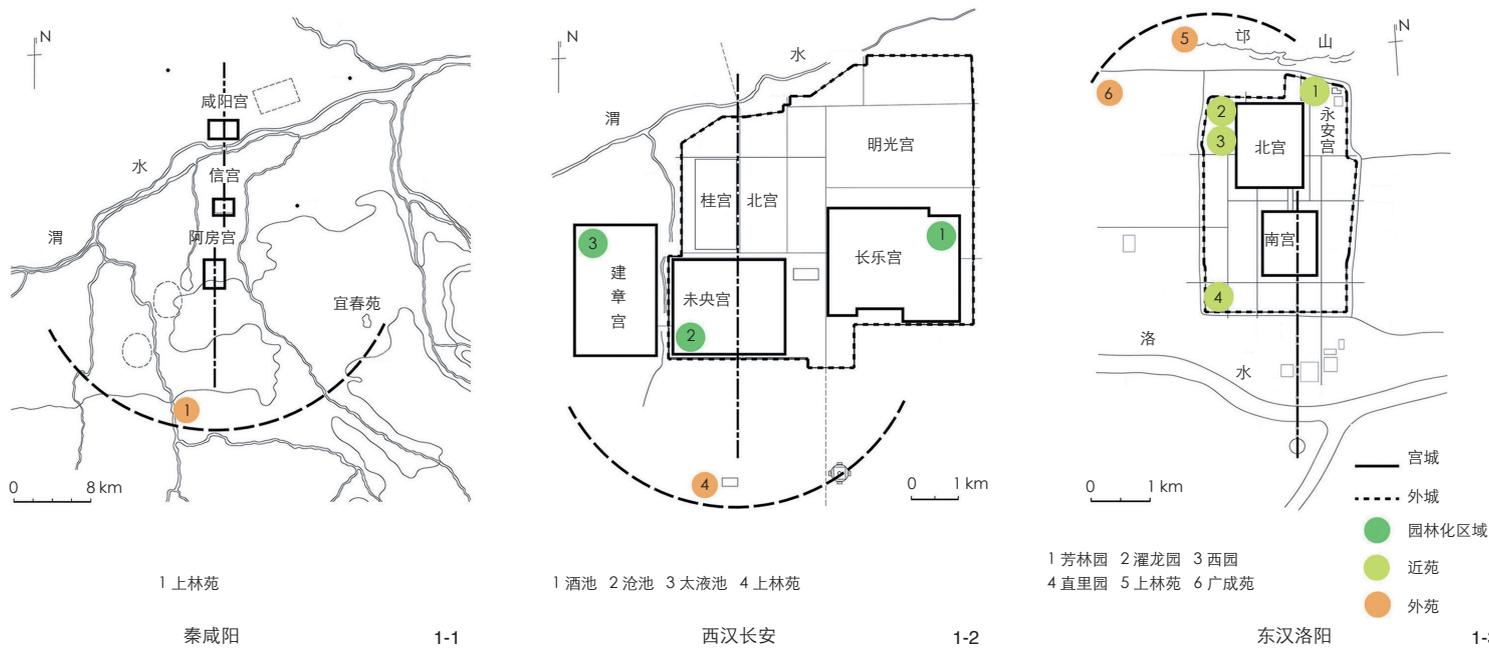
关键词: 风景园林; 中国传统园林; 前宫后苑; 中轴线; 都城; 宫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编号 19BSH097)

Abstract: “Palace” was the core of ancient capital cities, while “garden” was an artificial creation of nature. Exploring their spatial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for the studies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s of ancient cities and towns. Following the time line, this research sorts out the overall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ace” and “garde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pictures and texts,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changes between them.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ace” and “garden”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changes. 1)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outer imperial gardens” surrounded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nearby imperial garden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2)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imperial gardens” were independent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basically formed the paradigm with “palace in the front, garden in the rear”. 3)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 formed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t multiple levels between palace buildings and “imperial gardens”, imperial palace and “nearby imperial gardens”, and imperial palace and “outer imperial gardens”. 4)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outer imperial gardens” were far away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vanished. Instead, the imperial palace was surrounded by the “nearby imperial gardens”. The “imperial gardens” were also gradually narrowed. The “nearby imperial gardens” and “imperial gardens” had closer ties to the city axis. On the whole, the changes of spatial patterns tended to extend from the huge to the small,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and from the simple and sketch to the exquisite. They were mainly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s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capital morphology and ritual system.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palace in front, garden in rear; axis; capital city; imperial palace

Fund Ite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o. 19BSH097)

1 秦汉时期三大都城宫、苑空间关系^[7-9]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in three capital citi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7-9]

“宫”本指高大地面建筑，秦汉以降专指各类皇室所有的宫室^{[11]24}。“苑”指“域养禽兽”之地^{[2]89}，后泛指各类皇家园林。宫是都城规划布局的核心，布置各式场所的空间定位原点。苑是模拟自然风景创设的人为自然，是都城中自然世界的代表。宫与苑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古人在营建各式环境、场所时对展现“人与自然合一”观念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本研究中所析之“宫”指位于都城內，有朝有寝、规模巨大且外筑有墙垣的建筑群组，通常称为“宫城”，是皇帝举行朝会议典和日常寝居的主要场所；所析之“苑”指位于宫城内或与宫城有紧密空间关联的皇家园林，为皇室提供游览起居、生产储藏、演武及防卫等功能。为便于深入分析，依空间位置把这些紧邻宫城的苑分为3种类型：位于宫城內的称“御园”；位于宫城与外城间且紧邻宫城的称“近苑”；宫城外无城郭时紧邻宫城或当宫城偏居外城一隅时，城外毗连宫城的称“外苑”。

已有众多学者关注都城中宫与苑的空间关系。20世纪前半叶，有学者^[3-4]初涉皇家园林研究时，就察觉到历代宫城中多有宫殿

居前、苑林居后的现象。八九十年代，有多位学者在研究都城建筑、宫殿、皇家园林及都城整体布局时，从各角度对宫与苑进行关联研究。刘敦桢^[5]提出在战国后逐渐形成的以宫城为中心的南北轴线上，苑囿常居城北部。汪菊渊^[6]与周维权^[7]则明确指出都城布局中常具“前宫后苑”模式，且大内御园是都城中轴线后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贺业钜^[8]认为隋唐长安、洛阳两京存在以“城”（政治活动区）为中心，“廓”（经济活动区）与“苑”（禁苑）在外环套的布局形式。此后，丁静蕾等在分析历代都城中轴线演变的基础上，提出都城中轴线与皇家园林两者经历了从分离、关联到融合的变化^[9]。虽然已有研究多从个案或某一时段出发进行分析，少对较长历史时段中的宫苑空间关系发展过程的思考，却也为笔者进一步探索宫苑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案例认识。笔者以时间为脉络，通过文图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互参的方法，从多个层面对宫与苑的空间关系进行整体梳理，辨析其变迁特征及原因，以期助益皇家园林艺术研究，对当下城镇环境建设提供借鉴。

秦汉以前，贵族园林中“苑”多处山林野地，以台^①为心。“宫”有离宫与王宫2类，前者常与苑结合，居郊野山水秀丽之地，后者为都城、王城中心，与苑没有太多空间关联。秦汉至明清2 000多年进程中，历代都城內宫与苑却始终相依相随。伴随社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及城市功能、制度与格局等变化，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也随之改变，大致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初步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范式初成、隋唐时期的交融和合、宋元明清时期的严谨契合4个阶段变迁。

1 秦汉时期——宫苑初步交融

秦汉时期三大都城在象天法地、礼教秩序思想影响下，多以位居高处的多个宫城为中心，有比较明晰的、向南延展的城市轴线^[9]。该阶段宫、苑间呈现出初步交融的2种空间关系（图1）。一种是“外苑围宫”，即规模宏大的外苑从多个方向环绕包围宫城，满足宫城内皇室的防卫、生产、狩猎及游憩等各式需求；另一种是“宫苑分离”，指随着人们对游观功能的日渐重视，宫城内出现具有突出园林化特征的独立区域、宫外城

内出现独立于宫城以观赏游览为主要目的的近苑。

1.1 外苑围宫

秦咸阳位于渭北，咸阳宫居中偏北，郭区^②居南沿渭水北岸延展，后来随着信宫、阿房宫的规划修建，两宫与咸阳宫跨渭水相连，构成大咸阳南北轴线，咸阳城往渭水南岸扩展。上林苑北界渭水，南枕终南山北坡，东至宜春，西抵周至，信宫、阿房宫正是上林苑的中心。上林苑居咸阳宫、阿房宫统领下的大咸阳南北轴线南端，从东、南、西3面环绕包围信宫与阿房宫，呈“外苑围宫”的空间格局(图1-1)。

西汉长安城内主要居民区及市坊位于城北部，未央宫为主、多宫组成的宫城区居城中、南部，毗邻城墙^③，在秦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上林苑从东、南、西3个方向环绕长安城。长安城郭区主要位于城外正北、西北与东北部，沿渭水展开。因而长安城空间格局可近似看作“南外苑—中宫城—北郭区”的形式，以外苑围合宫城(图1-2)。

东汉洛阳有南、北2宫，就面积而言，北宫更大，且东侧为永安宫、太仓、武库，西侧有濯龙园、西园，因而宫城区居城中偏北。城外郭区主要依洛水北岸往东西延展，从东、南及西3面环城。城西北、北部是依邙山而建、规模巨大的上林苑及广成苑，两者组成大外苑。如此，宫城区毗邻城北，外苑从西北、北面包围宫城，洛阳城整体呈“北外苑—中宫城—南郭区”的格局(图1-3)。

秦汉时期咸阳、长安与洛阳的外苑规模宏大、风景优美、土壤肥沃，并占据地势高处，其内有很多村镇和人口，这些规模宏大的外苑与城内居民区及城外郭区一起包围环绕宫城，形成“外苑围宫”的宫苑关系，这是由居于宫城内的统治者们的功能需求所决定。这一阶段皇室人员及仆役数量众多，日常生活、宫室陵寝营建及婚丧嫁娶等消耗物资巨大，外苑是皇室财政主要来源。外苑有各类矿场、作坊、马厰及演武骑射场等，为军队提供所需物资和训练场地，且可依据高地和水源的地理优势，在空间和实际功用上保证宫城内皇室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外苑

内优美风景结合官室的营造，满足皇室人员游憩赏景的心理需求。外苑为宫城提供多方面的条件，满足宫城内人员财富、安全和心理的多层次需求。郭区从另一侧辅助保卫宫城，为宫城提供大量物资，但同时也被宫城内的“君”所防卫。外苑、宫城、郭区三者呈现以宫城为心、外苑与郭区各从一方围绕宫城的形式，构成都城总体布局。

1.2 宫苑分离

文献中多见对咸阳中奢华壮丽官室的描述，却未见有宫城内独立的园林化区域、苑园的记载。西汉长安城中，则先有长乐宫中的酒池、未央宫中的沧池，后有毗邻城西建章宫中的太液池等，这些都是依托大型城市蓄调水体营建而成的以园林为主的区域。这些宫城内的园林化区域尚没有独立园名，仅以水体、台、殿等具体景物之名而彰显。

东汉洛阳中毗邻宫城的有直里园、西园、濯龙园及永安宫4处官苑(图1-3)。从前三者的名称可直观看出，均是以游憩为主的独立于宫城的近苑。《后汉书·百官志》有载：“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官名，有园观。”^{[10]2452}可见永安宫中有园，虽不知具体园名，但已明确被当作独立的园对待，是西汉宫城中园林化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杜诗详注》中引《续汉志》云：“濯龙园，名濯龙宫。”^[11]“濯龙”既是园又是宫，可推测濯龙宫内园林化区域已居主体地位，整个宫城都被看作园林，成为一处独立的近苑。由宫城内出现园林化区域、独立的园，再到宫城整体被看作园林的变化过程，反映出随着皇室对宫城中园林游赏需求加大，近苑逐渐由宫城中分离而出的过程。

3处都城中，城市轴线尚处雏形阶段，宫城与近苑之间、宫城内的正殿与园林化区域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晰的方位关系。西汉长安城中酒池位于长乐宫正殿东北，沧池居未央宫正殿西南，太液池处建章宫正殿西北，朝区、寝区与园林化区域之间没有南北方位对应关系。东汉洛阳城中西园、濯龙园、永安宫分居北宫的正西、西北、东北方位，直里园居南宫西南方，可看出这些独立近苑是以宫城为中心，处阴位环绕布置。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宫苑范式初成

这一时期多国建都于邺城、洛阳和建业^④，3地的都城形制更趋明显地受礼教秩序思想影响，由多宫集中为单一宫城，基本为内外2套方城，各功能区围绕宫城布置。宫城南北中轴线往南延展形成都城控制轴线，宫城居轴线北端统领全城^⑤。在秦汉的基础上，该阶段“宫”与“苑”之间形成2方面明晰的空间关系(图2)：1)“殿园分离”即各都城内在宫城中都开始有了独立于以殿庭为主体的朝、寝区的御园，独成一区而明确以“园”名之；2)“前宫后苑”指以宫城或都城朝向为准，宫城居前，常有御园、近苑或外苑居其后部或后方的空间格局，且渐成固定模式。2类空间关系成为后世沿袭的典范。

2.1 殿园分离

曹魏邺城中，宫城由西往东形成3个区，即铜雀园构成的御园区、正殿所在的大朝区、听政殿所在的中朝与后宫构成的中朝寝宫区，三区并列^⑥(图2-1)。规模巨大的铜雀园兼具游憩、储藏、防卫等功能，在礼制等级上次于中朝寝宫，居大朝区西侧，与“东尊西卑”的方位观相合。

曹魏洛阳城中，北宫内西部有以建始殿和崇华殿为中心南北排列的朝区和寝区(图2-2)。魏文帝在此朝寝区西侧兴建有凌云台为中心的西游园。这种独立御园处朝寝轴线西侧的布局与曹魏邺城近似。铜雀园因铜雀台(铜爵台)而命名，突出其以台为主体，具有重要的军事坞堡功能。西游园以“游”为园名，表明其对游赏的重视。

六朝建康城中宫城北部仿洛阳建华林园，居南北排列的朝、寝区中轴线后端，为五朝所承并不断增饰修建，后又在宫城内东北处，基于阅武堂旧址修建芳乐苑(图2-3)。以“华林”“芳乐”为名，均表明宫城内对游赏为主的御园需求越来越重视。东魏、北齐营南邺城时，于宫城内北部亦建有独立御园，命名“后园”。可见这一时期，各宫城内都营有与朝区和寝区相分离的独立御园，呈现殿园分离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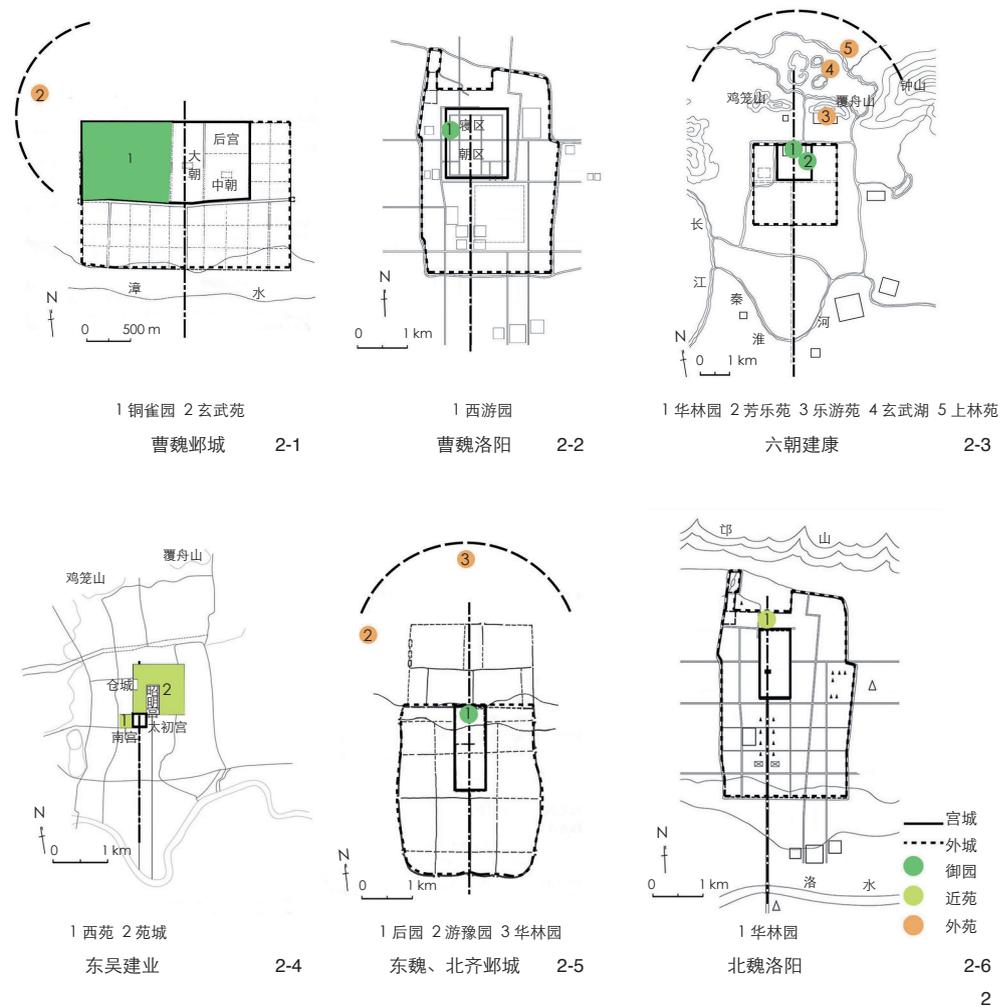
2.2 前宫后苑

将苑、园等与方位关联，初见于东汉，

如东汉洛阳的西苑、西园、南园等,但大量出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园”一词初见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时从出游,游于后园。”^[14]其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量诗文出现“后园”一词,如曹丕的“同乘并载,以游后园”^[15],潘岳的“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桕”^[16],谢朓的“逢君后园宴,相随巧笑归”^[17]等。杨炫之于《洛阳伽蓝记》中多处记载后园,“晨食南馆,夜游后园”^[18]^[155],“造迎风馆于后园”^[18]^[165],“入其后园,见沟渌蹇产,石磴嵯峩”^[18]^[167]等。言后园必是以堂屋朝向为基准,堂屋居前,游园居后,是为“前堂后园”的空间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园”一词的大量出现表明“前堂后园”的空间关系已是世人所认可的一种常见形式。

“后苑”一词最初是指孙吴时期建业的“苑城”。孙吴时期在太初宫四周修建南宫、西苑、苑城以及昭明宫等官苑,其中苑城居太初宫北侧,规模巨大,为后来建康宫台城的前身(图2-4)。因太初宫朝南,“苑城”紧邻太初宫居其北,常被称为“后苑城”或“后苑”。“苑城”以“苑”为城名表明其具有突出的游观功能,内有仓城、昭明宫,可见也具备军事储藏、议政等功能,性质如邺城的铜雀园,但独立于宫城外,为近苑。如此,“后苑城”与南面的太初宫构成“前宫后苑”的空间格局。此后历代多有居官城内北部或官城外北侧被称为后苑的御园或近苑,如东魏、北齐南邺城官城内北侧就有后园,北宋东京官城内北侧有后苑,南宋临安皇城城内西侧也有后苑。其余官城内外虽无名“后园”和“后苑”者,但其相应位置则必有近苑或御园。

东魏、北齐邺城外北部有华林园(图2-5);曹魏至北魏洛阳城中官城外北侧有华林园(图2-6);六朝建康城中台城内北部有华林园,建康城外北部有乐游苑、玄武湖、上林苑等组成的外苑群(图2-3)。这些苑园都处于官城的后方,且从3处都城都有华林园前后模仿承袭而言,“前宫后苑”已是一种固定范式。堂、殿、官居中,园、苑位于其西或北侧,这种布置方式明显是受到礼教秩序思想中有关方位尊卑观念的影响。堂、殿、官是



2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大都城宫、苑空间关系图^[7-8, 12-13]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in three capital citie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7-8, 12-13]

家、国议事所在,居最为尊贵的中心方位;寝居生活场所功能地位次之,故常位于稍低于中心的方位,如东侧或紧邻中心的西或北侧;园、苑的功能地位则又次之,所以常居较为卑下的西或北侧方位。不过这些园、苑有的仅城外有,有的仅城内有,似乎仅注重苑园与宫城的相对方位关系,并没有追求与大殿、官城形成一一对应的空间格局,“前宫后苑”范式尚处于初步形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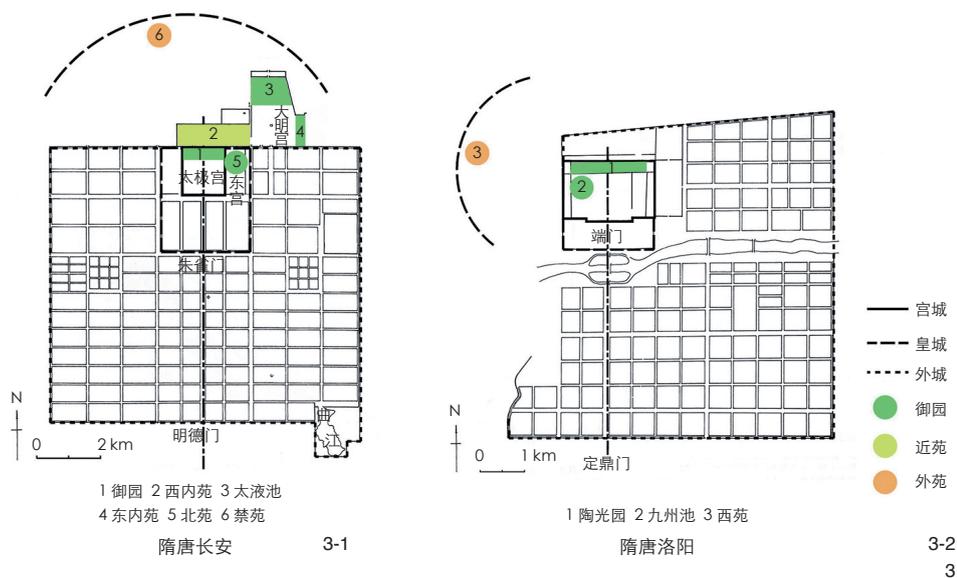
这一阶段在城外的北侧或西侧也多有外苑与居城北的宫城构成“外苑围官”的格局。外苑内已没有大量从事生产的人口为宫城提供大量农业、手工业产品,大量人工营造景点成为外苑主体;但尚有许多储备、演武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苑面积远较秦汉时

缩小,也许是因为此阶段门阀政治之下皇权衰微,皇室人员及仆役数量远少于秦汉,外苑作为皇室财政来源的重要性远小于秦汉,因而难以或无须获得如秦汉时期上林苑般的大量土地。

3 隋唐时期——宫苑交融和合

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两京分区明确且结构严谨,内外有3套方城,宫城居城北中部,已形成完善的城市轴线。此阶段宫、苑之间表现为宫殿与御园、官城与近苑及官城与外苑相互对应交融的格局(图3)。

隋唐长安城中太极宫由南而北分为朝区、寝区和御园3部分。御园北即宫城北墙,东西为宫城东西墙,完整占据寝区北侧部分^[11],



3 隋唐时期两大都城宫、苑空间关系图^[6,9]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in two capital citi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6,9]

御园与朝、寝以宫殿廊庑组成的殿庭区域构成“前殿后园”的空间关系。太极宫东侧东宫北部也有北苑，大明宫布局与太极宫相似，北部有太液池为中心的御园，都呈“前殿后园”形式（图3-1）。太极宫又称西内，出其北门玄武门即进入西内苑，整个太极宫北侧被西内苑包围。可见西内苑就是依附于太极宫的近苑，正处于城市轴线上，太极宫与西内苑构成“前官后苑”的空间关系。同时太极宫、西内苑、大明宫及东内苑集聚构成一个占据长安城北部的的大宫城区。长安城外北侧有规模宏大的禁苑，其据有长安城与渭水之间的广大地域，向南包围西内苑、大明宫和东内苑，直抵长安城北墙。太极宫居中靠北城墙，大明宫南依北城墙，郭城从东、南、西3面包围皇城与宫城。如此形成宫城居中、郭区及外苑从南北包围的“南郭区—中宫城—北外苑”的空间格局。

隋唐洛阳城内，宫城由南而北亦分3个部分，即乾阳殿为中心的朝区，大业殿和徽猷殿为中心的寝区^[12]及陶光园构成的园区。陶光园东、西、北3面为宫城城墙，南面为东西向长廊连接寝区，与朝、寝区构成完整的“前殿后园”格局（图3-2）。寝区西侧，西隔城北部有独立景区九州池，与邙城铜雀园方位相似，符合东尊西卑的方位观，可视为

居于朝区后方。洛阳宫城北因近邙山，增建圆壁和曜仪两重小城以防卫宫城，故宫外无近苑。洛阳西北，宫城皇城西侧有规模巨大的西苑包围宫城。如此，宫城东、南面为郭城所围合，西有外苑，北面有小城，形成“东南郭城—中宫城—西外苑”的空间格局。可见洛阳城也具有“前殿后园”与“外苑围宫”内外2层宫苑合和的空间关系。

隋唐长安、洛阳的宫苑空间格局表现出“南殿北园”“南官北苑”“外苑围宫”等多个层面的空间交融和合关系。在郭区与外苑围宫的大格局中，含南官北苑，其内再蕴南殿北园，如此层层递进、阴阳和合^④，是魏晋时期含混关系的发展，构成完善的“前官后苑”格局。这种多重合和格局与这一阶段的3套方城空间形式及其各异的功能需求是相对应的。宫城居皇城北部，皇城居大城北部，最内的宫城与最外的郊野在空间上毗邻。作为政治活动中心的宫城面积狭小、空间封闭，其后部狭小的御园主要供帝后们日常游赏。皇城作为宫城的辅助也是禁绝内外连通的空间，其后部的近苑面积相对较大，既供皇帝游赏，也为君臣共赏提供大量场所，同时为宫城提供防护。外层郊野中与皇城后部相接的外苑面积最大，是帝后们最便捷接触自然的地方，有许多储备、演武的场所可以满足拱卫宫城

与都城的需求，也尚存些许可提供衣食物资的园圃。通过多层的“苑”可以由宫城直达城郊，既保证两者间的安全连接，实现由人工到自然的过渡，也满足皇室人员对游赏、安全及生活物资等多方面的需求。

4 宋元明清时期——宫苑严谨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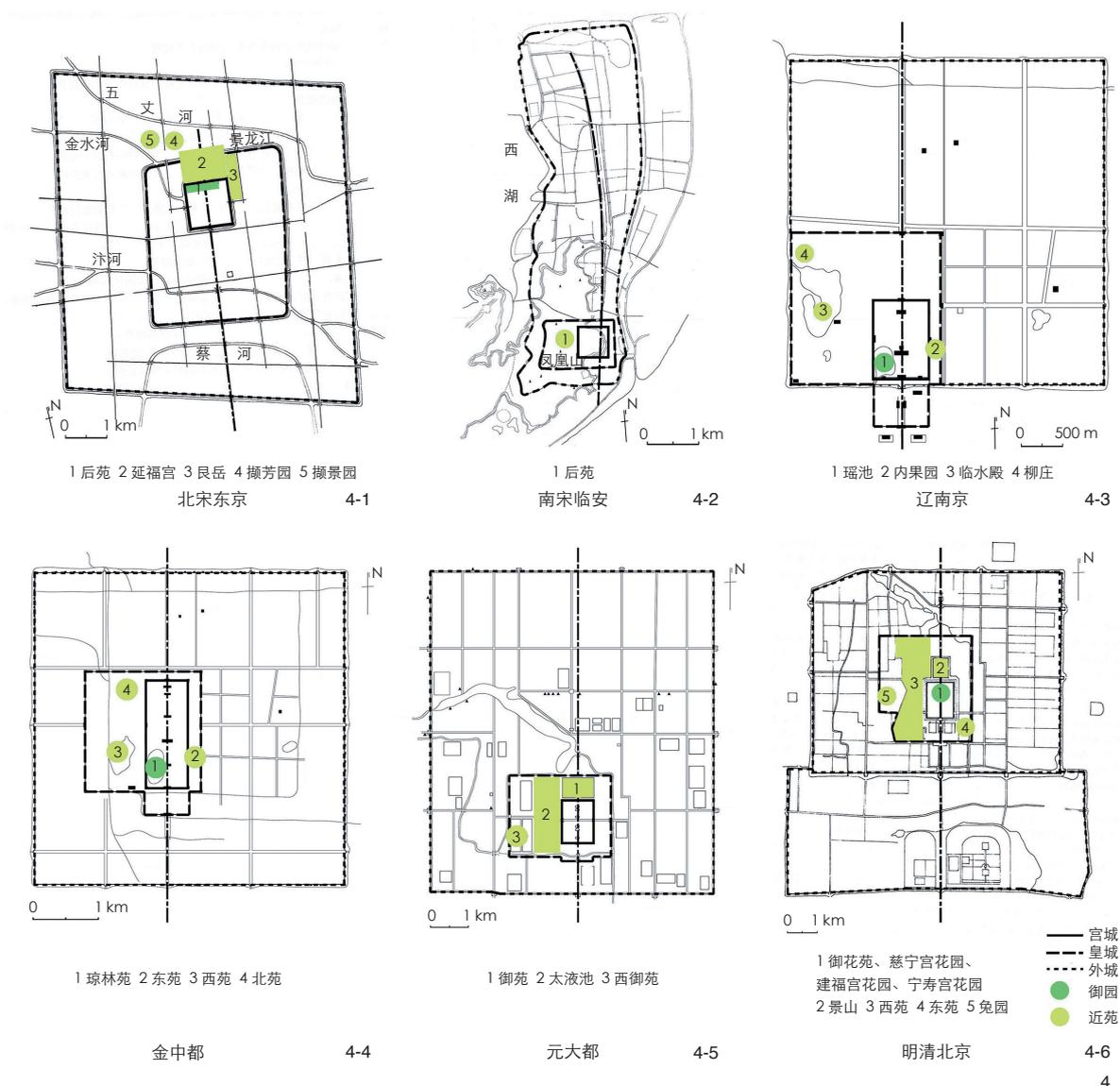
这一阶段都城基本为3套方城，宫城居中，城市整体分区、结构不如前一阶段严谨明确，但核心区更趋遵循礼教秩序，大多有成熟的控制轴线。该阶段的宫苑空间关系表现出2个方面的变化特征：1）“近苑围宫”，即宫城被近苑从西、北等相对宫城的卑位所包围；2）“严谨中轴”，即宫与苑之间有着非常严谨的中轴对位关系（图4）。

4.1 近苑围宫

北宋东京城，宫城外北面有跨第二重城墙——内城的延福宫，东北角有艮岳，西北内城外有撝芳园（即龙德宫）和撝景园（即宁德宫），如此在宫城东北、正北及西北跨内城北墙形成1个联结成片的近苑群。近苑群与宫城东、南面的衙署和居民市坊等一起，环绕包围宫城（图4-1）。南宋临安城中皇城内外仅有后苑，居皇城西北侧，与东部朝寝区构成东官西苑格局。朝寝区居凤凰山麓，后苑占据凤凰山上部，包围保卫着朝寝区（图4-2）。

辽南京城中，子城内东侧有内果园，西北有柳庄，西部依湖泊岛屿营建殿、台等，形成优美景区，这些构成近苑群，从东西环绕包围宫城（图4-3）。以辽南京为基础建成的金中都城中，有东、西、北3苑临近宫城，且皆位于皇城内。皇城中基本形成1个大的园林环境，从东西两侧把宫城包围在优美的园林之中（图4-4）。元大都共有3处皇家园林，皆在皇城内，御苑居宫城外北部，规模巨大的太液池景区居宫城外西与西北部，西御苑临皇城西墙，3处园林从西、北两面围合宫城（图4-5）。

明北京城中，景山位于宫城外正北，构成中轴线上前官后苑形式，东苑居宫城外东南角，以元太液池为基础修建的西苑占据宫城外西部主体，西苑之西又有兔园。以西苑

4 宋元明清时期各大都城宫、苑空间关系图^[8, 19]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in several capital cities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8, 19]

为主体的近苑群占据皇城近半范围，从东、西、北3面包围环绕宫城。明清北京城基本一致，只是清时东苑改为寺庙殿宇，近苑从西、北围合宫城（图4-6）。

可见宋元明清时期皇城内常有多个近苑联结，形成大范围的园林环境，环绕包围宫城，通常以宫城西侧范围广大的近苑为主，北面也常有近苑与城市轴线结合。这样的宫苑关系可能是由3套方城的整体布局变化引起。这时期宫城与皇城大多位于大城中部，基本被衙署、商业、居住等区域所围合，已经远离郊野，宫城与郊野大自然之间难以获得直接又安全的空间联系。因而近苑实际上

就是要在在大城之内营造出一处既能保证宫城安全，又相对开敞的自然空间便于帝后与群臣游赏。这些近苑使居于人为世界中心的皇城、宫城拥有了更多的自然的生气变化。此外，因为“近苑”为宫城提供空间隔绝的安全防护，已无须规模巨大的毗邻大城的外苑保护宫城。同时生产经营性场所由外苑之中分离而出，成为独立粮庄、果园、瓜园等各式皇庄。因而宋元明清时期紧邻宫城与外城的外苑已消失。

4.2 严谨中轴

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中，御园或近苑也基本与前一阶段类似，居殿、宫北侧，与

其共同构成城市中轴。辽南京、金中都与元大都由游牧部族仿中原都城所建，御园、近苑与城市轴线的呼应相对薄弱。但是明清时期，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御园、近苑空间布局与城市轴线严密契合。

紫禁城内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及宁寿宫花园3处御园属于紫禁城内东西各路寝殿的附属花园，多位于寝殿西侧和北侧。然而御花园却居寝区正北，其最大体量的钦安殿居中，前对寝区北门坤宁门，后对承光门及宫城北门玄武门，居紫禁城中轴线上。御花园整体空间布局以“坤宁门—钦安殿—承光门”这条轴线东西对称布置；而且东侧有

万春亭(春景)和浮碧亭(夏景),西侧有千秋亭(秋景)和澄瑞亭(冬景),景点内含的时间意象也两两对仗。如此形成时空合一的格局,高大醒目的钦安殿处于时空中心,统率整个御花园。紫禁城整体布局也是以三大殿为中心,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南有午门、北有玄武门,四方合四时,三大殿轴线统率整个紫禁城。御花园的时空与紫禁城的时空统一在1条中轴线上,三大殿居中,御花园位北,也正符阴阳和合之意。

景山居紫禁城北,毗邻紫禁城,位于宫城、皇城的中轴延长线上,其空间布局极力追求东西均齐对称。主体为万岁山,五峰并列,中间为主峰最高。五峰上列五亭,中峰上的万春亭体量最大,与南北门对齐,形成全园中轴,与城市中轴合一。万岁山成为紫禁城背景和屏障,主峰上的万春亭统率全园,也成为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视觉焦点和制高点。

以中心和高大为尊、严谨有序、等级分明等是儒家礼教秩序思想极力推崇的观念,都城及其轴线所在需要严格遵循这些观念。御花园与景山通过中轴对称、中心统率四方等布局形式,与都城轴线获得秩序与时空合一,在“殿-园”“宫-苑”2个层面形成严谨的中轴,与城市整体规划理念相呼应。

5 结语

上迄秦汉下至明清,由关中、河洛至江南再到幽燕之地,在漫长广袤时空中,各时各地都城中的“宫”与居其内或毗邻的“苑”的空间关系表现出3个层次和4个阶段的变迁。外层的外苑由规模宏大、功能丰富、环绕包围宫城而趋于面积逐渐缩小,继而远离宫城而消失。中层近苑由宫城内独立而出,随宫城内缩居中逐渐取代外苑而包围宫城,予宫城优美的自然环境,同时注重与宫城之间前后对位。内层御园由独立巨大,与朝区、寝区并列而趋于缩小,甚而仅为寝区内的宫殿附属花园,其布局规整严谨,与宫城、皇城的轴线呼应渐趋紧密。

同时亦可知“宫”与“苑”之间空间关系变化主要受功能需求、城市形态及意识观

念3个因素变化的影响。1)居住于宫城内的皇室人员对“苑”的需求包含生活生存、安全防护以及游憩娱乐等方面。前者使得秦汉外苑需要含有大量田地、山林、溪流甚而矿藏等以提供生活物资和财富,其规模总是“周回数百里”。随着社会发展,逐渐由城市其他功能区或机构来满足这些需求,外苑面积开始趋小。安全防护需求则要求临近宫城的近苑、外苑能够与郭区合围共同护卫宫城,既能防护外来的威胁又能提防内部郭区的潜在危险,所以早期有“外苑围宫”,后期出现“近苑围宫”。游憩娱乐需求是“苑”存在的根本,各式游憩娱乐需求需要丰富多样的场所,有着距离、规模及山水环境等差异变化的御园、近苑及外苑正可便宜营造各式场所,以满足各种游赏需求。2)都城形态变化也对宫苑空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早期的都城中宫城占据主体且多偏居一侧,因而有外苑毗邻宫城,使得深居宫城内的皇室人员可以便捷进入领略大自然美景。其后宫城居中,由大殿至郊野之间有了多个空间层次,因而也形成了各层次的宫苑和合。3)统治者所鼎持的礼教秩序思想对历代都城形态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也直接影响了宫苑空间关系。礼教秩序思想中,形体大小、地势高低、相对方位等都被赋予了各式意义,代表皇权所在的宫城具有至上的地位,总是与中央、中轴、高大、规整等相关联,而游赏所在的苑的地位相对次要。于是,越接近都城轴线和宫城的御园、近苑,越需要考虑与宫城方位、大小的对应,规划布局越规整严谨。正是这3个因素变化的综合影响,才产生了历代复杂而又有着内在一致性的宫苑空间变化。也表明在传统人居环境空间中,园林与城镇之间有着功能、位置、形态及观念等多方面的联系,与其和合而成一个有机整体。

注释(Notes):

- ① 先秦时期的一种主要宫苑建筑物,源于山岳崇拜,具有通神、望天功能;同时又可以登高望远,具有游观功能。
- ② 与帝王居住生活的宫室为主的宫城、宫院区对应,是市民居住生活的区域,作为城市主要经济活动区,也兼具宫城、宫廷区的外围防护功能。
- ③ 东吴在此建都时称建业,西晋时先改名为建邺,后又改

名为建康。

④ 宫殿、宫城居阳位,以人工环境为主,可被看作阳性事物;御园、近苑、外苑居阴位,以自然环境为主,可被看作阴性事物,两者的结合正符合阴阳和合观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4.
- [2] 许慎,崇贤书院.说文解字:第一册[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89.
- [3] 陈植.造园学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4] 冈大路.中国宫苑苑林史考[M].常瀛生,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
- [5]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 [6]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7]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8]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 [9] 丁静蕾,叶莺.从“分离”到“融合”:浅析风景园林与中轴线在中国古代都城营建中的关系变迁[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09年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6-61.
- [10]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 杜甫.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31.
- [12]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13] 武廷海.六朝建康规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 [14] 司马相如,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
- [15] 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462.
- [16] 潘岳,王增文.潘黄门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70.
- [17] 谢朓,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87.
- [18] 杨銜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9] 于杰,于光度.金中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图片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图1-1、2-3改绘自参考文献[7];图1-2、1-3、2-1、2-5、2-6、3-2、4-1、4-2、4-5、4-6改绘自参考文献[8];图2-2改绘自参考文献[12];图2-4改绘自参考文献[13];图3-1改绘自参考文献[6];图4-3、4-4改绘自参考文献[18]。

(编辑/肖书文 刘玉霞)